

## 說副詞“還”讀音的演變

林禕萌

浙江大學

### 提要

副詞“還”在許多現代方言當中與動詞“還”分讀，呈現出例外音變。本文以“還”的音節結構為中心，首先嘗試證明各方言當中的“還”與歷史文獻當中“還”存在內在一致性的可能，認為現代方言當中“還”的動副分讀主要是輕讀音變的影響結果；通過歷史上小學書、對音材料和歷史記錄梳理副詞“還”讀音在16世紀–20世紀文獻記錄中的演變脈絡，確定副詞“還”的音變最早在16世紀初的遼東方言當中被記錄，北方官話早於南方官話發生變化。

### 關鍵詞

副詞“還”，例外音變，歷時演變，介音，輕讀

### 1. 前言

咱們平常說話的時候，經常要用到一個副詞，大概當文言裡的“猶”、“尚”或英語裡的“yet”、“still”講。拿北京的用法作個比方：<sup>1</sup>

他 /xai/ 沒走。

彼猶未去。

He has not gone yet.

這個“/xai/”的位置，各地往往用不同的音。有些地方音的來源頗清楚，比方廈門 /iau/ 即是“猶”，廣州 /tʃoŋ/ 即是“重”；<sup>2</sup>可有些地方音的來源就不很清楚，比方

---

<sup>1</sup> 本文非引用部分討論語音時的符號用法：“”中的符號是引用歷史材料中的拼法，可能經過轉寫；//中的符號是音位性的；[ ]中的符號是音值性的；\*後的符號是為便於討論擬的音類，而非古音意味上的擬音；但這些符號在表格當中一律省略，漢語拼音一般不外加符號。A > B，表示在歷時的接續的兩個歷史層次上A變成B；A → B，表示在同一歷史層次上A轉化成B。按五度標調法注音高，除特殊情況外，一律不標。本文用到的語音學上的名詞，除引用處悉照原文外，大抵依照國際語音學會（2020），但“爆發音”改用“塞音”。

<sup>2</sup> 本文的方言材料中，除了另加注解的，北京、太原、雙峰、南昌、梅縣、廣州、廈門來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1995: 429, 601）；武進（城內）、永嘉（城內）、無錫

武進（城內）/huæ̃/，梅縣/han/，南昌/hat/；有時甚至一處也有幾種音，比方北京就有/xan/的另一音。<sup>3</sup>這些來源不明的音，雖然在書面上往往寫作同一個字形“還”，要判斷它們到底是否同一個詞卻並不容易。<sup>4</sup>

然而從反面講，幾乎各地都不能循正則音變向上推得一個在意義上可以講得通的其他字；從正面講，“還”在歷史材料當中又顯出從動詞到副詞的虛化過程。<sup>5</sup>假若把各地方言中的音作為“還”的例外音變處理，說明它們都“可能”由《廣韻》的“戶關切”演化來，就又可以多一層正面的證據。純粹論理，這些證據固然不能直接證明各地方言中的音共源於“還”，或者還有些“倒因為果”的嫌疑；然而諸多旁證可以使這種“共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還”為共源的假設能夠成立，便又引出另一個問題：在副詞“還”的發音上，甚麼樣的變化在甚麼時代發生？一些反映口語的歷史材料直接記錄了當時方言中這一副詞的發音；雖然零散、且在方言上分佈不均，卻也有些值得注意的信息。本文嘗試根據現代方言材料說明“戶關切”跟各方言中這一副詞發音的可能的聯繫或演化路徑，並嘗試根據歷史材料的記錄梳理副詞“還”讀音的演變脈絡。<sup>6</sup>

## 2. 現代方言

現代方言中的這個副詞，比較“戶關切”在各地的正則音變，大致在官話、湘語當中不同的情形最普遍；吳語或同或異；閩、粵語當中則多是用其他來源較明確的副詞（“猶”“重”等）。這種不同，因為往往為記錄者一律地記在“還”字的名下；為討論的便利，我們可以暫且從書面的立場上稱為“動副分讀”。從分讀的情形看，介音上的差異佔大多數，韻尾次之；也有單靠主要元音分的，可是論絕對的數量是相

（城內）、餘姚（城內）、金壇（西岡）來自趙元任（1928a: 104）；南豐來自曹志耘、孫宜志、秋谷裕幸（2020: 170）；湘潭來自曾毓美（1993: 299）；台山來自趙元任（1951: 56–57）；通道（城內）來自楊時逢（1974: 1407）；海州來自蘇曉青（1990: 92–94）；無極來自尹凱（2020: 501, 504）；興化來自顧黔（2020: 176, 180）；扶風來自毋效智（1997: 195, 202）；南京來自李榮、劉丹青編（1995: 105）。地名照引用來源。

<sup>3</sup> 如趙元任（1928b: 54）指出：“比方當副詞用的還字，非但在北京，連南官話當中也有‘韓’，‘孩’的讀法。”

<sup>4</sup> 關於中國語文裡判斷“詞”的種種困難，參見趙元任（2012 [1975]: 913–920）。

<sup>5</sup> 參見江藍生（2012: 296–297）、董小娥（2004: 448–452）。

<sup>6</sup> 有些“還”的讀音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它們在古代的代表反切分別是：似宣切、從緣切、胡慣切、隨戀切。這些音與咱們要討論的“還”沒有直接的聯繫。因此，儘管“似宣切”的一讀可以當副詞用（解釋為“隨即”），卻不包括在本文所稱“副詞‘還’”之內。下文引用材料時，注此數音或其直接繼承者的音（如“旬宣切”、“ㄊㄩㄢˊ”等）不錄。

當少了。這樣看來，多數方言的分讀從音節結構上便能夠識得一個大概。我們不妨採取一種以簡馭繁的辦法，按“戶關切”的反切寫成一種大致的“音類”*\*huan*；這“音類”只是為方便說明音節結構，毫無歷史語言學上“構擬”的意味。

## 2.1. 聲母

主要類型可分為三種。

(1) 軟齶或聲門擦音：*/x/*、*/ɣ/*、*/h/*、*/ɦ/*，例如北京 */xai/*，雙峰 */ɣa/*，梅縣 */han/*，武進（城內）*/ɦuǎ̃/*。這些音都是極普通的音。

(2) 雙唇或唇齒擦音：*/f/*、*/v/*、*/ɸ/*（*/β/*），<sup>7</sup> 例如南豐 */fal/*，永嘉（城內）*/va/*，湘潭 */ɸan/*。這些音的來歷也極易解釋：聲門擦音或軟齶擦音與介音 */u/* 結合而發生的音變。張琨（1982: 57）指出：“在有些方言中，在合口元音 *\*u* 或者是介音 *\*u* 前，有 *\*hu*（喉擦音）和 *\*f*（雙唇或唇齒擦音）互換的現象。”

(3) 無（零聲母），例如無錫（城內）*/ǎ̃/*，通道（城內）*/ai/*。這些地區或是因為本來有 */ɦ/* 的聲母，而後來失去了；另一方面，江淮官話當中有許多地方憑說話的快慢來影響副詞“還”聲母的有無，有些甚至根本就把帶聲母的形式跟不帶聲母的形式自由替換（Yue 2018: 213–214）。<sup>8</sup>

綜合來看，各方言當中聲母的情形是很自然的。

## 2.2. 介音

主要類型可分為兩種。

(1) 有介音 */u/* 或唇 - 軟齶濁近音 */w/*，或如 2.1 節所說，*/u/* 介音與聲母結合，例如武進（城內）*/ɦuǎ̃/*，台山 */wan/*，永嘉（城內）*/va/*。

(2) 無介音，例如北京 */xai/*，無錫（城內）*/ǎ̃/*。

前文既已說明介音是動副是否分讀的重要標誌，也即副詞“還”易失介音，而動詞“還”極少發生介音失去的現象。平山久雄（2001: 17–18）指出：

所謂“輕讀音變”是語音的歷時演變當中引起例外音變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口語中極為常用的詞或詞素由於讀得極弱或草率，使其語音形式發生特殊的語音變化，形成一種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

<sup>7</sup> */β/* 是推測或許有而暫未發現實例的。

<sup>8</sup> 這個現象不僅出現在江淮官話中。

介音，顧名思義就是介乎聲母和主要元音之間的過渡成分，因此易受輕讀的影響而弱化，甚至脫落。

江藍生（2012: 296–298）也將北京音的副詞“還”跟連 - 介詞“和”進行類比，<sup>9</sup>認為這種“脫落了 [u] 介音或丟失鼻韻尾”的語音異化“是語法化在語音上的反映，即，詞義的虛化引起語音的弱化，弱化又引起了異化”；她並且指出，這種異化“客觀上使動詞與副詞或連 - 介詞等虛詞有了語音上的區別”。這是很有道理的。副詞的“還”，在意義上無疑比動詞“還”要“虛”一些，而虛詞是更容易產生“輕讀音變”的。這可以見到實例。比方銅陵的副詞“還”，單字音是 /yuã/，可在說話的時候用起來就變了 /yæ/（王太慶 1983: 108, 117–119）；寧波的副詞“還”，平時只是 /hua/，可說得快了就變了 /fia/。<sup>10</sup>如此發生變化之後，動詞“還”與副詞“還”就能夠順應“一音一義定律”而穩定下來。<sup>11</sup>

### 2.3. 主要元音

與動詞“還”比較，主要類型可分為三種。

（1）更高，例如海州動詞 /xuã/、副詞 /xɛ/，無極動詞 /xuãn/、副詞 /xæ/。這可能是由於受韻尾 -n 與輕讀音變的雙重影響，主要元音舌位變高。

（2）相同，例如北京動詞 /xuan/、副詞 /xai/，太原動詞 /xuã̃/，副詞 /xã̃/。這是很自然的。

（3）更低，例如寧波動詞 /hue/、副詞 /hua/ 或 /fia/，興化動詞 /xuẽ/、副詞 /xa/，扶風動詞 /xuã̃/、副詞 /xA/。這類情形在方言當中的分佈頗分散，吳語區相對較多。這大約不是“輕讀音變”的直接結果，因為輕讀時的元音如發生音變，通常是中央化，而本身就是低元音或半低元音的，很難繼續變低。這種現象的具體原因還不很清楚，不過我們可以作一種推測：在這些地區的歷史上，音系當中發生一種“元音高化”的現象。動詞的“還”跟著音系變，元音位置升高，而口語性比較強的副詞“還”卻留在元音高化前的時代；從共時的層面一看，竟顯得是副詞“還”的元音比動詞要低了。平山久雄（2001: 20–21）似乎不很認可“口語滯古”的意見，以為可以用“輕讀音變”來解釋多數的現象；我卻以為這二者並沒有甚麼非此即彼的矛盾，正可以共存的。

<sup>9</sup> 指“和”在北京口語當中 /xan/ 跟 /xai/ 的念法，趙元任曾特別談到這些音。參見 Chao（1948: 49），趙元任（1968: 120）。

<sup>10</sup> 我很感謝汪維輝教授告訴我寧波話裡的情形。

<sup>11</sup> 參見孫景濤（2018: 280）。

## 2.4. 韻尾

主要類型可分為四種。

(1) 鼻音韻尾或主要元音的鼻化成分，例如梅縣 /han/，武進（城內）/huañ/。對於 \*huan 的音來說，這些演變都是極自然的。

(2) 元音韻尾，一般來說主要是前不圓唇元音，且比主要元音的位置高，例如北京 /xai/，南京 /xae/。這種結構在官話當中尤為多見。這韻尾的形成原因，我作這樣一種推測：官話受人口遷移、非漢族語言影響，音變速度加快，而虛詞的讀音有這樣一種演變：\*huan > \*han > \*hai。\*han 所以能夠演變成 \*hai，或者是因為受 -n 的發音部位影響，在 /a/ 的位置跟 /n/ 的位置之間添出一個元音來，也即 \*han → \*ha<sup>i</sup> > \*hai。<sup>12</sup> 這樣的演變在方言並不是孤例（馬希寧 1996: 440–449）。

(3) 塞音韻尾，主要是 /t/ 或 /ʔ/，例如南昌 /hat/，餘姚（城內）/huaʔ/。塞音韻尾在“還”的讀音中顯得尤為特殊，總數也極少。就我所見的材料，似乎只分佈在吳語、閩語跟徽語區。鄭張尚芳（1995: 178）認為這是一種“舒聲促化”現象。他並且說：“促化跟音節輕讀的關係比較密切。”“虛字容易促化，這自然跟虛助成分時常輕讀有關。”我同意他的說法，並且這種說法正可以跟前面介音失去的解釋相互印證。可是具體到北京話的“還”字上，鄭張尚芳（2002: 102）把塞音韻尾與元音韻尾聯繫起來，進一步認為：“北京話虛詞‘這、了、還’等字韻母特殊，似也經過促化歷程。”北京話 /ai/ 的入聲來源主要是曾梗攝，中古收 \*-k 尾；換句話說，“還”的韻尾 /i/ 如果是由塞音韻尾按正則音變而來，這個塞音韻尾就應當是個 \*-k。那麼，鄭張尚芳設想的北京話 /xai/ 的演變路徑似乎是：\*xa > \*xak > xai。但是，在我看到的材料中，副詞“還”有塞音韻尾的都是用 /t/ 或 /ʔ/，而這些方言的音系中不乏 /k/ 的韻尾仍存在的。如果如今在這樣廣大的官話區普遍存在的一個 /xai/ 的讀音確實來源於一個促化的 \*xak，卻在今天的方言中找不到 \*xak 的影子，不免教人覺得匪夷所思。因此，我不能同意他的這種說法。

(4) 無（零韻尾），例如雙峰 /ya/，永嘉（城內）/va/。我認為這是 \*an > \*ã > \*a 的演變結果，這在方言中相當普遍（張琨 1983）。原來大部分現代方言當中，這類鼻音韻尾本是不很穩固的——舌頭經常並不頂到真正“齧鼻音”的位置，而在此之前的主要元音已先同化為鼻化元音了（趙元任 1927: 87）。而副詞“還”作為一個口語詞，一般出現的位置又在句首或句中，就多了一層鼻化的便利——在這種情形下，特別說話說得比較快，或不很嚴肅的時候，這鼻音韻尾是尤其容易變作主要元音的鼻化成分、

---

<sup>12</sup> \*i 代表一個相對前邊的主要元音高一些的元音，不表示實際的音值。

進一步消失的。梅祖麟（1978: 26）從語法上“還”對“為”的代替，對現代副詞“還”的例外音變作出這樣的假設：“……在某個中古方言中‘還’字失落鼻尾音，聲母和‘為’相同，因而用‘還’寫以前用‘為’來寫的字。”這種說法沒有旁證支持。

## 2.5. 聲調

主要類型可分為兩種。

（1）未分化的平聲、入聲或已分化的陽平、陽入，例如北京 /xai/（陽平），武進（城內）/fuaẽ/（陽平），餘姚（城內）/fuaʔ/（陽入）。“還”屬匣母，是濁音，陽聲都是正則的音變；入聲雖在傳統上算作聲調，實在的區分卻在韻尾，已經在前文分析；這些聲調都是很自然的。

（2）陰平、陰入，例如金壇（西岡）/æ/（陰平）、南昌 /hat/（陰入）等。<sup>13</sup> 這些聲調的由來還有待探討。不過，這種例子在數量上是絕少的，不至於影響咱們總的論斷。

## 2.6. 小結

各地“還”的讀音這樣複雜，單從音節結構作的分析固然不能包括它們的全體，而只能得一種概覽的情形。然而我們的目的，既不在於對個別方言當中副詞“還”讀音的解釋，而是希望在歷史上的“戶關切”與這些分歧的讀音之間建立一種聯繫；那麼，這種概況應當也足以說明，被寫作“還”的副詞的絕大多數音跟歷史上“還”的讀音之間有聯繫是可能的。如此，我們下面分析歷史材料就可以有一種比較可靠的基礎。

## 3. 歷史材料

前文既已指明，“還”的動副分讀在官話當中最普遍，官話的記錄又在歷史材料當中佔據多數的地位，由官話的歷史記錄來考察副詞“還”讀音的演變脈絡應當是很合適的。然而在中國語音的歷史講，“官話”卻並不是一個內部完全同質的統一體。呂叔湘、江藍生（1985: 58）曾說：“現代的官話區方言，大體可以分成北方（黃河流域及東北）和南方（長江流域及西南）兩系。”侍建國（1998: 403）則認為：“早期官話可分為三種形態，即早期中原官話（以汴洛地區為中心），早期北方官話（以幽

<sup>13</sup> 1935年趙元任、李方桂、楊時逢的調查中，南昌就有一個陽平的 /hai/ 跟一個陰平的 /ha/，參見楊時逢（1969: 203-204）。

燕地區為中心)和早期南方官話(以金陵地區為中心)。”我這裡暫且用前一說來作本文歷史材料的分類,暫取北京跟南京分別作兩系官話的代表。固然南北的兩系官話,決非涇渭分明,內中或者還有好些彼此影響跟混合的情形;然而拿來作歷史脈絡的一個初步的梳理,應當是綽綽有餘了。<sup>14</sup>

我現在用的主要是字書和韻書以及各種反映對音的材料,<sup>15</sup>儘可能選擇能夠代表口語的一部分。有些(特別是早期)文獻的口語性可能難以令人滿意,但這是客觀事實不能令人滿意導致的;這也不對本文的結論造成值得注意的影響。中國的漢字,既然不是一種完全的表音文字;對古代讀音的考察,自然不能不重視對音。對音材料的優點,在於能夠保存當時漢語的大體輪廓,而不致於發生太大的音變;然而它也有缺點,“因為各民族要遷就自己語言的讀音習慣,對於外來的借字都有曲改讀音的傾向”(高本漢 1948 [1940]: 15)。為這樣的緣故,有些易生疑義的對音不能不作些進一步的辨析。明白分出副詞另作一個音的,就只錄副詞的音;沒說明的,或是兩可的,就都錄。為體例的統一計,原文用滿文、日文、諺文拼寫的讀音都經過轉寫。轉寫的原則:材料來源提供轉寫的,概依材料來源;如未提供,日文依訓令式,諺文依胡明揚(1963: 186)擬音。

### 3.1. 北方官話

表一按年代先後,將《清文啟蒙》(柯蔚南 2022: 348)、《重刊老乞大諺解》(汪維輝編 2005: 464-465)、《中華正音(騎着一匹)》(汪維輝等編 2011: 182, 194-195)、《正音撮要》(高靜亭 2018: 148)、《尋津錄》(Wade 1859: 15, 18)、《中英袖珍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Stent 1874: 202)、《華音撮要》(汪維輝等編 2011: 331, 445)、《華音啟蒙諺解》(汪維輝編 2005: 1716)、《語言自邇集》(Wade & Hiller 1886: 99, 103)、《漢英分解字典》(*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Baller 1900: 157)、《官話》(Hemeling 1916: 38, 122, etc.)、《國音常用字彙》(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 1933: 117)、《新華字典》(新華辭書社編 1957: 210, 225)中所記的“還”字讀音錄出,並列今北京音作參照:

<sup>14</sup> 限於材料,我不能更進一步地劃分“北京話”、“北京官話”跟“北方官話”或“南京話”、“南京官話”跟“南方官話”,因為那樣會導致材料在歷史上難以接續,並且不能比我現在的分類多出些有價值的結果。下文提到上述的六個詞時,只代表一種傾向,並不代表嚴格意義的劃分。

<sup>15</sup> 以下用到的材料中, Morrison (1823)、Williams (1844)、Stent (1874)、Baller (1900)、Hemeling (1916)來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 2024.2.21 檢索)。

表一

材料	著者	著述年代	注音	備注
清文啟蒙	舞格	1761	hūwan	
重刊老乞大諺解	佚名	約 1795	xoan/xai	後音注“咳”
中華正音（騎著一匹）	佚名	18 世紀末 – 19 世紀初	xoan/xei	後音注“咳”
正音撮要	高靜亭	1810	胡烜切	原注：還又讀若寒
尋津錄	Wade	1859	‘hai/‘han/‘huan	三音皆為“下平”
中英袖珍字典	Stent	1874	‘hai <sup>2</sup>	
華音撮要	佚名	1877 前	xoan/xei	後音部分用“咳”字代替
華音啟蒙諺解	李應憲	1883	xai	用“咳”字代替
語言自邇集	Wade、Hiller	1886	hai/han/huan	三音皆為“2”調
漢英分解字典	Baller	1900	han <sup>2</sup> /hai <sup>2</sup>	
官話	Hemeling	1916	hai/huan	
國音常用字彙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1932	ㄏㄞˊ hair	原注：“猶也，尚也，語音”
新華字典	新華辭書社	1957	ㄏㄞˊ hái	
今北京			xai <sup>35</sup>	

### 3.1.1. \*hai 的歷史

從表一來看，似乎直到 18 世紀的中葉，各種明確注音的材料——我選《清文啟蒙》作了範例——都還只顯示著一個 \*huan 的讀音；<sup>16</sup> 18 世紀與 19 世紀之交的兩部朝鮮教科書中，纔現出了 \*hai 的真形。然而在這正式對音出現之前的三百年，我們竟已經發現它的影子了。這條頗寶貴的材料是由著名學者崔世珍記下的。崔世珍生活在 15–16 世紀的朝鮮，曾給《老乞大》、《朴通事》作過諺解；同時他又做了一部書來解釋《老》、《朴》中的詞語，名《老朴集覽》。他在這部書的凡例第一條就明白地說：“諺音及字旁之點皆從鄉語鄉音。”（李丙疇編 1966: 15）因而我們得以看到這樣一條記錄（李丙疇編 1966: 19–20）：

“還有”、“還要”之“還”，或呼如“孩”字之音。此或“還”音之訛，或別有其字，未可知也。

於是我們知道了一件事實：在 16 世紀初時，副詞“還”在崔世珍所知的音中就已經有 \*hai 的讀音了。

<sup>16</sup> 日僧昌住（1124: 19）有“胡開反”的一音。這是誤字，應作“胡關反”，記的仍只是 \*huan 的音。

可這“或呼如‘孩’字之音”的讀音究竟來源於何處？崔世珍對漢語官話語音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質正”的經歷。李無未、張輝（2014: 8, 14）依據朝鮮朝漢語官話“質正”制度的相關記載指出，朝鮮朝對明代漢語官話質正的標準是變化、具有彈性的，而同時在不同的語音中分判其純正與否；總的來說，以北京官話為質正目的（“純正”）者居多。然而，考慮到崔世珍的記錄與 \*hai 下一次被記錄之間足有近三百年的間隔，我們認為此音不太可能當時就已經出現於北京官話中。張輝、李無未、宋婷婷等（李無未、張輝 2014: 8–10、張輝、宋婷婷 2016）又指出，遼東音也曾是“質正”的語音標準之一，而崔世珍曾到遼東學習和“質正”漢語。我們認為，崔世珍的注音中體現出某些遼東音的特點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或呼如‘孩’字之音”或者就是一個體現。同時，當時的遼東音與北京官話有明顯的差異（“遼東乃中國一方，語音不正”）；這也恰可以解釋崔世珍與此音下一次記錄之間的斷裂。總之，我們可以作出結論：“還”字 \*hai 的讀音，是在 16 世紀初的遼東方言當中首次被觀察到的。

滿人入關後，早期遼東音的一些特點隨之進入後來的北京官話中。林燾（2001 [1987]: 184）指出：“這些在旗漢人中的大多數原來都是世代居住在東北的漢族人，他們所說的漢語方言就成為八旗的通用語言，在清軍攻佔北京後，這種方言隨著八旗兵進入北京。”《重刊老乞大諺解》以下的幾種朝鮮漢語教科書主要反映的就是當時的漢語北方官話，並且可能將北京官話作為“取法乎上”的對象；其中以“咳”代“還”的現象值得注意。寫作“咳”的原因，或者是因為“咳”經常用來標記一個念 /xai<sup>51</sup>/ 的歎詞，<sup>17</sup> 於是也用來標記當時可能讀作去聲的副詞“還”，這種讀音在現在的東北官話中仍可觀察到。<sup>18</sup> “咳”對“還”的代替，還可以給我們另一些信息。<sup>19</sup> 《重刊老乞大諺解》中的注音還分別判然：“咳”對“xai”，“還”對“xoan”；《中華正音（騎著一匹）》也是如此；<sup>20</sup> 到《華音撮要》就把兩者混淆，後來的《華音啟蒙諺解》更是乾脆把所有的副詞“還”都寫成了“咳”。如果把這幾部書的音形結合起來，畫成表格，就成為表二的樣子：<sup>21</sup>

<sup>17</sup> 說它是個標記，證據是這個“咳”有些地方寫“該”，別的書還有寫“嗨”、“嗜”的；“咳”和“該”一用“口”、一用“言”，也都常見於標記口語詞的字。

<sup>18</sup> 如“你還 /xai<sup>51</sup>/ 沒走那？”參見王軍（2017: 24）。

<sup>19</sup> 感謝匿名審稿人指出朝鮮漢語教科書記錄語言與當時東北方言的差異，並提出從北京官話形成過程角度進行論證的思路，這對本文論證的準確性有很大幫助。

<sup>20</sup> 指的是日本駒澤大學濯足文庫藏本。詳下文。

<sup>21</sup> 括號裡是該字在對應讀音中作為副詞出現的次數。

表二

	重刊老乞大諺解	中華正音 (騎著一匹)	華音撮要	華音啟蒙諺解
xoan	還 (25)	還 (5)	還 (1)	○
xɛi/xai	咳 (1)	咳 (5)	還 (25) / 咳 (3)	咳 (29)

從表二來看，19 世紀 \*hai 逐漸佔據了北方官話中副詞“還”的白讀音是很明顯的。這一點，又可以從《中華正音》抄本的用字跟注音的變化中得一種佐證。目前這書共發現了五個抄本，分別是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本、韓國順天大學藏本、日本濯足文庫藏本、韓國華峰文庫藏本、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六堂文庫藏本，長度各不相同，題目也有些差別；後三種有諺文注音。<sup>22</sup> 有注音的三種當中，副詞“還”的音形關係可以列得表三：<sup>23</sup>

表三

	濯足本	華峰本	六堂本
xoan	還 (5)	○	○
xɛi	咳 (5)	咳 (16) / 還 (4)	咳 (66) / 還 (3)

另外的兩種本子，副詞“還”都相當整齊地寫“咳”；雖然沒有注音，卻可以想見它只能是 \*hai 的音的。這幾種抄本的源流，雖還不很能確定，可是照理說，要是祖本作“咳”，抄本沒有道理把它改成“還”，再加上“xoan”的諺解。在這一點上，或許是濯足本最接近祖本的面貌。要是這種推測不誤，那麼這種音形對應的變化，是很可以與表二作平行的比較的。

在 19 世紀的中葉，\*hai 的音在北京官話當中被觀察到，並且在此後的記錄當中再未消失。應當說，\*hai 已經作為一種強勢的副詞“還”的白話音進入了北京官話。到了 19 世紀的下半葉，\*hai 的勢力更強，以至於有時竟讓人們忽視了原本的 \*huan 的讀音：Stent、Baller 的字典將副詞“還”的讀音完全與動詞“還”分離開來，不再為副詞的“還”留下 \*huan 的讀音；日本的川崎華在 1886 年編的《英和支那語學自在》中甚至出現這樣離奇的情形——動詞和副詞的“還”一律都注“hai”（李無未編 2015: 1505, 1556–1557）！動詞的“還”讀 \*hai 決非當時官話的真實情形，但 \*hai 音當時的使用頻繁，已可從此窺見一斑了。

<sup>22</sup> 參見汪維輝、朴在淵、姚偉嘉（2012: 101–102）。

<sup>23</sup> 參見朴在淵、金瑛編（2011）。

到 20 世紀初，\*hai 在北京官話當中的地位已經與現在的情形幾乎一致。Hemeling 的《官話》記錄的 65 個帶著副詞“還”的詞條中，全部注音“hai”，只有兩例在“hai”後括注“huan”。1932 年的《國音常用字彙》則是第一部記錄“還”字 \*hai 音的官方小學書。就一般的情形說，中國古代的小學書總有一種“存古”的傾向，官方頒行的尤甚。到了近代，情況比古代好些，卻也總是滯後於實際的語言。這種情形，試看在崔世珍指明“或呼如‘孩’字之音”的五百年之後，中華民國教育部在 1921 年頒行的《國音字典》當中，“還”竟仍只注一個“ㄏㄞˊ”，就可以見得。<sup>24</sup>這固然有種種的理由，可對於我們考察白話音卻幾乎沒有甚麼幫助。然而《國音常用字彙》將副詞“還”的“語音”明確指出，卻透露出一個信息：副詞“還”的文言讀音仍與動詞“還”相同。這種情形與現在北方官話的許多地區仍然大致相合——白話分讀，文言不分。我以為，這當中是“官方”起了效用。原來官方小學書那“權威”的光環，有時藉著教化的力量反過來影響白話音——如果一個原先只存在於白話中的某字“俗音”被正式收入官方小學書，也就說明這個音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原先存在的其他俗音可能因而式微，漸漸消失了。“還”的讀音在近一百年的時間中格局如此穩定，可能就是這種影響的結果：自《國音常用字彙》以來，官方小學書都以北京音系作為標準語的基礎音系；既然《國音常用字彙》的描寫與北京話相一致，副詞“還”的讀音就在真實的語言和官方的書面認可之間成立相互確認的關係，所以之後的官方小學書，都將北京音的 /xai<sup>35</sup>/ 作為副詞“還”的正音。

### 3.1.2. \*han 的歷史

\*han 的歷史比起 \*hai 來要模糊得多：在我目前所知，首次記錄這個音的是 1810 年的《正音撮要》，並且只是用“又讀”的形式提及；此後的眾多材料當中，提及這個音的只是少數——在我用的這十四種材料當中，只有四種提到了這個音，其中的兩種還有一位共同的作者。同時，\*han 的讀音從未被收錄進官方小學書。

這樣的情形，雖然不能直接顯示出它的歷史，卻可以間接地提示我們一些信息：\*han 在副詞“還”白話音中的勢力相對較弱，並且它正式地存在於北京官話當中的時間並不長。而在 /xai<sup>35</sup>/ 音被《國音常用字彙》正式收錄以後，\*han 的讀音因沒有取得官方認可的地位，就進一步衰落了。時至今日，這個音幾乎已在北京音中消失。

### 3.1.3. \*huan、\*han、\*hai 的用法差異

\*huan、\*han、\*hai 的三個讀音，雖然在前文的解釋中是同一個音演變的不同階段，卻並沒有否認它們並存的可能；並且我們可以認定，它們在 Wade 年代的北京官話當中確實是並存的。然而如果這三個音在作副詞時竟全無分別，實在顯得相當不經濟。

---

<sup>24</sup> 參見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編（1926: 25）。

這個問題在 Wade (1859) 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這部書中記錄了一些注音的語料，當中的副詞“還”字注音列得表四：<sup>25</sup>

表四

	‘huan	‘hai	‘han
天類	9	17	6
聖諭廣訓	2	1	12
聲調練習	0	14	2

表四反映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天類”三個音的使用顯得有些凌亂，“聖諭廣訓”卻相當整齊地使用“‘han”的音，佔比達到 80%，“聲調練習”則是相當整齊地使用“‘hai”的音，佔比達到 87.5%。再考察三種材料的性質：“天類”是一位中國老師和外國學生談論“天”相關話題的對話，“聖諭廣訓”是由官員作的對皇帝諭旨的白話解釋，“聲調練習”則是十分平常、生活化的一些話語。值得一提的是，“聖諭廣訓”當中僅有的兩個“‘huan”的音，出現在被認為“俗語”的兩句“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養忤逆兒”中。這種“俗語”，雖不是正統的文言，卻總還算是白話中比較“文”的那一部分：正是因為它們音節的和諧，它們纔朗朗上口而便於傳播，成為“俗語”。這不能不使我認為，在 Wade 記音的當日，北京官話的“‘huan”音是最正式的讀法，恰如今日北京的文讀音；“‘han”音的正式程度低一些，用在比較嚴肅的白話當中；“‘hai”則最為口語化，用在日常生活當中，恰如今日北京的白讀音。“俗語”、“諺語”一類，既然算是白話跟文言之間的語體，那麼，除去用“‘huan”音，有時也可以念“‘han”的，如“聖諭廣訓”中另外一段標明“俗語”的句子：“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還須父子兵。”其中兩個“還”都注音“‘han”。至於“天類”呈現的不規則現象，也許是因為這位中國老師在跟外國學生談話時總有些不自然，有些“跣文”；不過即使如此，“‘hai”的讀音也佔了一半以上。

1877 年以前創作的一部《華音撮要》提供了又一種佐證。它的正文都用當時的白話，但在最後的“日用行語”部分記載了一些俗語。而《華音撮要》在正文部分全部注音“xei”，有時寫成“咳”，但在諺語部分的“走到天明還不出門”中，雖然只有一例，卻與正文頗不相同地注“xoan”。我以為這正是文白分讀的表現。

從後來的記錄來看，Wade 時代的三分格局並未能夠持續下去。人們漸漸傾向於白話 / 文言的二分格局，而 \*han 明顯在與 \*hai 爭奪白話音的過程中佔了下風。到了 20

<sup>25</sup> “天類”當中有一個“還”注音“t'ou”，依書前勘誤表改“‘hai”。

世紀初，Hemeling《官話》當中記載的65個例句已經完全不見\*han音；這也合乎我們對\*han音勢力較弱的推斷。

### 3.2. 南方官話

表五按年代先後，將《西儒耳目資》（金尼閣 1933 [1626]: 64）、《拜客訓示》（內田慶市編 2019: 8–9）、《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Varo 1703: 61）、《唐話纂要》（李無未編 2015: 28）、《唐譯便覽》（李無未編 2015: 72, 75）、《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orrison 1823: 519–520）、《英華韻府歷階》（Williams 1844: 48）、《南京官話》（Hemeling 1902: 51）、《南京音系》（趙元任 1929: 1034–1035）所記的“還”字讀音錄出，並列今南京音作參照：

表五

材料	著者	著述年代	注音	備注
西儒耳目資	金尼閣	1625	hōán	
拜客訓示	佚名	約 17 世紀中葉	hoán	
華語官話語法	Varo	1703	hoán	
唐話纂要	岡島冠山	1716	wan	
唐譯便覽	岡島冠山	1726	han	
華英字典	Morrison	1823	hwan/han	
英華韻府歷階	Williams	1844	hwán	
南京官話	Hemeling	1902	huan/huang	視作同音，“2”調
南京音系	趙元任	1929	xaæ	
今南京音			xaæ	

#### 3.2.1. 南方官話所見“還”音的演變

南方官話早期記錄的大宗來源於傳教士群體。他們為傳教的目的，不能不學習當時的普通音，我們很可以相信他們的記錄代表當時官話的一般情形。正如羅常培（1930: 308）所說：“我們現在要想推測明末‘官音’的音值，他們的注音便是頂好的參考材料。”我選用了《西儒耳目資》、《拜客訓示》、《華語官話語法》三種來作代表。<sup>26</sup>然而這些材料都頗一致地標著\*huan的音。《唐話纂要》的注音，似乎是\*huan失去了聲母。李寧（2021: 59–62）認為，《唐話纂要》代表的音系“是一種吳語式的官話”。他又說：“吳語匣母讀[h]，日本人可以感知成零聲母，或許也可以小概率地感

<sup>26</sup> 《拜客訓示》的作者雖然還不清楚，卻可以相信語言基礎的主體是晚明時的南京官話，參見汪維輝、徐多懿（2020: 2–15）。

知成 [h]。”那麼，《唐話纂要》反映的就仍是 \*huan 的音。《唐譯便覽》注的音，幾乎要使我們將 \*han 音的出現又向前推將近一百年了；然而應當注意：《唐譯便覽》中，作動詞用的“還”注的音跟副詞完全相同，<sup>27</sup>而動詞的“還”是沒有證據表明它曾在歷史上失去介音的。這種注音是有緣由的。築島裕（1964: 34）說：

ハ、ヒ、フ、ヘ、ホ開首の輔音，在室町時代末還是 [ɸ] 的；可到了元祿年間也變了 [h] 了。

Frellesvig（2011: 386）則指出：

Thunberg（1792）主要拿“f”來寫對應於晚期中古日語的 /f/（例如 fanna “花”），但又說這些帶著“f”的詞有時伴著“h”來發音（“念”，例如 hanna）；Siebold（1826）用“h”轉寫はひふへほ這幾個假名，但又說他們經常是伴著“f”發音的。

兩說雖然有些不同之處，卻不妨礙我對 1726 年的《唐譯便覽》作這樣一種推測：這個由 /ɸ/ 或 /f/ 變來的 /h/，也許當時仍在某些地方保留著一種唇化作用，竟是個 /h<sup>w</sup>/，甚或保持 /ɸ/ 或 /f/ 未變；這樣就能夠解釋動詞與副詞的“還”注音相同的情形。那麼，這個所謂的“han”，其實注的仍是 \*huan 的音。

真正的 \*han 直到 Morrison 的《華英字典》纔算是正式被記錄；然而竟成曇花一現，之後就又隱沒了。隨後的 Williams 的《英華韻府歷階》當中有 12 條短語包含副詞“還”，竟無一例外地拼作“hwán”。直到 20 世紀初，Hemeling 的《南京官話》仍是只記 \*huan 的讀音。到 1929 年的《南京音系》，纔出現了另一個異讀 \*hai，與今日的讀音已是同種類型了。然而彼時的南京官話，實在早已不復“帝國官話”的地位；雖則趙元任稱“本篇所講的派別是在所謂‘純粹南京音’範圍之內”，然而就這特別的一個字來說，或者是已經受了北方官話影響的。

### 3.2.2. 與北方官話的比較

鄭張尚芳（2002: 102）提出，北京話中“還”的韻母“可能受江淮官話的影響，因為明代曾以南京話為標準音”。然而，這種推測並不很容易使人接受。我們已經看到，北方官話當中對 \*hai 讀音的記錄早而充足——16 世紀的崔世珍首發其緒後，竟可說是 19 世紀以來就不曾中斷；而南方官話當中這個音的記錄直至 1929 年纔出現。固

<sup>27</sup> 參見李無未編（2015: 90）。

然這樣的記錄不能作為推斷讀音起源的堅強證據，然而多少可以作一種佐證。“江淮官話影響說”不免使人疑心：如果北京話的“還”是受了江淮官話的影響，那麼，16世紀的遼東方言也是受了江淮官話的影響麼？一個16世紀以來就存在於“官話”當中的音，直到20世紀纔被記錄，這實在難以令人相信。如果說遼東方言的“還”是獨立發展的，那麼，不論從地理上還是歷史上，認為北京話的“還”是受遼東影響都比認為它是受江淮影響要更合理。

我的推測是，北方由於語音演變的速率不同，官話區大部分的副詞“還”讀音演變為 \*hai，一小部分留在 \*han 的階段，還有一部分留在 \*han/\*hai 兩可的階段；停留在 \*huan 階段的已經極少。北京在19世紀末還處於 \*han/\*hai 兩可的階段，現在基本上已經處於只用 \*hai 的階段。南方官話當中，19世紀初的 \*han 的來源還不很明晰——南北的兩系官話首次記錄 \*han 音的時間頗為相近，這或者顯示著 \*han 當時一度流行於南北兩系官話。\*hai 的讀音，則有可能是受了北方官話影響的。在本世紀初進行的大規模漢語方言調查中，副詞“還”的韻母在官話中體現出的分佈狀況如表六（曹志耘主編 2008: 200）：

表六

大類	方言區	合口呼鼻尾 鼻化 (*uan)	合口呼開尾元 音尾 (*ua)	開口呼鼻尾 鼻化 (*an)	開口呼開尾 元音尾 (*ai)	調查點共計
北方 官話	北京官話	0	0	0	9	9
	東北官話	0	0	1	30	31
	膠遼官話	0	0	4	8	12
	中原官話	2	1	25	54	82
	冀魯官話	0	0	24	11	35
	蘭銀官話	0	0	12	6	18
南方 官話	西南官話	6	0	4	83	93
	江淮官話	1	0	3	36	40

這份材料顯示，北方官話中北京、東北兩區演變速率最快，幾乎全部變成 \*ai；膠遼、中原兩區次之，大半變成 \*ai，小部分處於 \*an；冀魯、蘭銀兩區變化較慢，大半處於 \*an，小部分變成 \*ai。南方官話中大部分都變成 \*ai，相信一定程度上是因受到國語運動和推普運動的影響；但停留在第一階段 \*uan 的佔比較北方各區為高，尤其是西南官話。這可以部分地與我們的論斷相印證。<sup>28</sup>

<sup>28</sup>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以現代方言記錄與本文論點相印證的建議，這對本文論證的完整性有很大幫助。

### 3.3. 歷史部分所見的演變脈絡

從歷史部分的材料梳理出的副詞“還”讀音演變的大致脈絡如下：

16 世紀初：*\*hai* 音始在遼東方言中被記錄；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hai* 音在北方官話中漸漸與副詞“還”白話讀音成立對應關係，*\*han* 音始在北方官話、南方官話中被記錄；

19 世紀中葉：北京官話中，*\*huan* 與副詞“還”的文言讀音成立對應關係，*\*han*、*\*hai* 依嚴肅程度的高下，與副詞“還”在不同用法的白話中讀音成立對應關係；

19 世紀末：北京官話中，*\*han* 音衰落，使用減少，*\*hai* 音侵佔副詞“還”白話讀音的更多部分；

20 世紀 20 年代–30 年代：北京官話中，*\*hai* 在副詞“還”的白話讀音中佔據優勢，隨官方小學書的承認而確定下來。*\*han* 的讀音仍存在，但已頗現弱勢。南方官話中始見 *\*hai* 音。

但是，*\*huan* 音開始音變的時間尚不清楚。考慮到唐代至北宋，政治中心雖有變化，但大體仍在黃河流域，相信語音發生快速變化的可能性較小；可是到南宋，人口大規模南遷，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轉移；元代大都話又曾受契丹、女真等族影響；明代則曾從各地向北京移民（林燾 2001 [1987]: 174–176）。再結合元明兩代的材料，“猶”、“尚”等詞的地位漸漸被“還”取代，副詞“還”的使用量大增（李宗江 2018 [1998]: 205–206），我想這未必是偶然。也許 *\*huan* 的音變就是在從南宋到元明之際的一段時間內發生的。

## 4. 結論

本文通過對方言中“副詞‘還’”讀音的一些類型進行分析，提出了它們內部、以及它們與歷史文獻當中“還”存在一致性的可能性；本文卻並不準備把我們給出的演變路徑當作一種“必然”。正如平山久雄（2001: 23）所說：“給例外音變所擬的各種原因，包括輕讀音變，不外乎是個假設……在沒有更好的說明之前，我們暫時可以這樣理解。”

通過梳理歷史材料當中對“還”讀音的記錄，我們得到了一條副詞“還”讀音發展的大致脈絡。然而，作為一個後起的、白話的、通俗的讀音，它在歷史上的記錄只是時隱時現；因而我們只能看到一條相當粗略的歷史脈絡，也就無法完全用它與我們通過現代方言推測出的演變路徑相印證。不過，既然過去的研究似乎還沒有對這個問

題進行過類似的考察，那麼，希望本文理出的脈絡還能夠作為一種進一步研究的比較清楚的根據。

### 鳴謝

我特別地感謝汪維輝教授、莊初昇教授、盛益民教授、王挺斌老師在本文修改過程中提供的好些有價值的材料跟意見；他們對我的幫助頗多，未能在文中一一注出。本文初稿曾於 2022 年 12 月 12 日在汪維輝教授主持的“漢語詞彙史讀書會沙龍”上討論，並承與會諸位師長跟朋友們的指教，得以進一步修改；葉佳德先生跟我討論方言裡一些特殊的情形，很啟發我的思路；兩位匿名審稿人跟《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提供了很多寶貴的修改意見；我在這兒一併地謝謝他們。不必說，一切本文內容上的錯誤都是應當由我個人來承擔的。

### 參考文獻

- Bak, Jae Yeon (朴在淵) & Yeong Gim (金瑛) (eds.). 2011. *Qizhepi-Zhonghuazhengyin* 騎着匹·中華正音 Seoul: Hakgobang 首爾：學古房。
- Baller, Frederick William. 1900.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Beijing Daxue Zhongguoyuyanwenxuexi Yuyanxue Jiaoyanshi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ed.). 1995. *Hanyu Fangyan Cihui* 漢語方言詞彙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語文出版社。
- Cao, Zhiyun (曹志耘) (ed.). 2008. *Hanyu Fangyan Dituji: Yuyinjuan* 漢語方言地圖集·語音卷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Cao, Zhiyun (曹志耘), Yizhi Sun (孫宜志) &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2020. Jiangxi Nanfeng fangyan yinxi 江西南豐方言音系 *Fangyan* 方言 2. 158–172.
- Chao, Yuen Ren. 1948.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2022. Shiba shiji Zhongguo beifang guanhua de yangben 十八世紀中國北方官話的樣本 [A Sample of eighteenth century spoken Mandarin from North China], trans. by Yu Zhang (張羽) & Jihong Wang (王繼紅), *Hanyushi Yanjiu Jikan* 漢語史研究集刊 32. 327–357.
- Frellesvig, Bjarke. 2011.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o, Jingting (高靜亭). 2018. *Zhengyin Cuoyao* 正音撮要, collated by Chenmeng Zhou (周晨萌).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Gu, Qian (顧黔). Jiangsu Xinghua fangyan yinxi 江蘇興化方言音系 *Fangyan* 方言 2. 173–186.
- 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1902. *The Nanking Kuan Hua*.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 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1916.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話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 Hirayama, Hisao (平山久雄). 2001. “Qingduyinbian” zhong jieyin de tuoluo xianxiang “輕讀音變” 中介音的脫落現象 *Shengyun Luncong* 聲韻論叢 11. 17–24.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63. *Laoqidayanjie he Piaotongshiyanjie zhong suojian de Hanyu Chaoxianyu duiyin* 《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185–192.
- I, Byeong Ju (李丙疇) (ed.). 1966. *Nobakjipram Go* 老朴集覽考 Seoul: Jinsudang 首爾：進修堂。
-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國際語音學會). 2020. *Guoji Yuyin Xuehui Shouce: Guoji Yinbiao Shiyong Zhinan* 國際語音學會手冊——國際音標使用指南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A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trans. by Di Jiang (江荻) & Wen Meng (孟雯).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2012. Hanyu lian-jieci de lai yuan jiqi yufahua de lujing he leixing 漢語連介詞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的路徑和類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4. 291–308.
- Jiaoyubu Duyintongyi Hui (教育部讀音統一會) & Jiaoyubu Guoyutongyi Choubi Weiyuanhui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eds.). 1926. *Jiaogai Guoyin Zidian* 校改國音字典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上海：商務印書館。
- Jiaoyubu Guoyutongyi Choubi Weiyuanhui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ed.). 1933. *Guoyin Changyong Zihui* 國音常用字彙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上海：商務印書館。
-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48 [1940]. *Zhongguo Yinyunxue Yanjiu* 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trans. by Yuanren Zhao (趙元任), Changpei Luo (羅常培) & Fanggui Li (李方桂). Changsha: Shangwu Yinshuguan 長沙：商務印書館。
- Li, Ning (李寧). 2021. Shilun *Tanghuazuan Yao* de yinxi xingzhi 試論《唐話纂要》的音系性質 *Fangyan* 方言 1. 55–63.
- Li, Rong (李榮) & Danqing Liu (劉丹青) (eds.). 1995. *Nanjing Fangyan Cidian* 南京方言辭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Li, Wuwei (李無未) (ed.). 2015. *Riben Hanyu Jiaokeshu Huikan*, Jianghu Mingzhi bian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 (江戶明治編)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Li, Wuwei (李無未) & Hui Zhang (張輝). 2014. Chaoxianchao Hanyuguanhua zhizhengzhidu kaolun: Yi *Chaoxianwangchaoshilu* wei yiju 朝鮮朝漢語官話質正制度考論——以《朝鮮王朝實錄》為依據 *Guhanyu Yanjiu* 古漢語研究 1. 2–15.
- Li, Zongjiang (李宗江). 2018 [1998]. Hanyu “huan” lei fuci de yanbian 漢語“還”類副詞的演變 In Zongjiang Li (李宗江), *Hanyu Changyongci Yanbian Yanjiu* 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 195–211.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Lin, Tao (林燾). 2001 [1987]. Beijing Guanhua suyuan 北京官話溯源 In Tao Lin (林燾), *Lin Tao Yuyanxue Lunwenji* 林燾語言學論文集, 173–189.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Luo, Changpei (羅常培). 1930. Yesuhuishi zai yinyunxue shang de gongxian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3). 267–338.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 Lansheng Jiang (江藍生).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漢語指代詞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上海：學林出版社。

- Ma, Xining (馬希寧). 1996. Hanyu fangyan yangsheng yunwei de yizhong yanbian leixing: Yuanyin yunwei yu biyin yunwei de guanxi 漢語方言陽聲韻尾的一種演變類型：元音韻尾與鼻音韻尾的關係 *Shengyun Luncong* 聲韻論叢 5. 433–466.
- Mei, Zulin (梅祖麟). 1978. Xiandai Hanyu xuanzewen jufa de laiyan 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9(1). 15–36.
- Morrison, Robert. 1823.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Shi, Jianguo (侍建國). 1998. Guanhua yuyin de diyu cengci jiqi lishi yinsu 官話語音的地域層次及其歷史因素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9(2). 399–421.
- Stent, George Carter. 1874. *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 Co.,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 Co. .
- Su, Xiaoqing (蘇曉青). 1990. Haizhou fangyan tongyinzihui 海州方言同音字彙 *Fangyan* 方言 2. 87–99.
- Sun, Jingtao (孫景濤). 2018. “Yiyinyiyi” yu Hanzi bufei “一音一義”與漢字不廢 In Da'an He (何大安), Yumin Yao (姚玉敏), Jingtao Sun (孫景濤), Zhongmin Chen (陳忠敏) & Hongnian Zhang (張洪年) (eds.), *Hanyu yu Hanzangyu Qianyan Yanjiu: Ding Bangxin Xiansheng Bazhi Shouqing Lunwenji* 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 278–290. Beijing: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 Syôzyû (昌住). 1124. *Sinsenzyô* 新撰字鏡 9. Manuscript. Kunaicho Shoryobu 宮内序書陵部 .
- Tong, Xiao'e (童小娥). 2004. Fuci “huan” ge yixiang de fazhan yanbian jiqi yuyi wangluo xitong 副詞“還”各義項的發展演變及其語義網絡系統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ke ban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8. 448–452.
- Trigault, Nicolas (金尼閣). 1933 [1626]. *Xiru Ermuzi* 西儒耳目資 3. Beijing: Guoli Beijing Daxue & Guoli Beijing Tushuguan 北平：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平圖書館 .
- Tukisima, Hiroshi (築島裕). 1964. *Kokugogaku* 国語学 Tokyo: Tokyo Daigaku Syuppankai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 Uchida, Keiichi (內田慶市) (ed.). 2019. “Haikyaku Kunzi” no Kenkyu-Kaidai to Eiin 『拜客訓示』の研究——解題と影印 Osaka: Kansai Daigaku Syuppanbu 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 .
- Varo, Francisco. 1703.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Manuscript.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 Wade, Thomas Francis. 1859. *Writing of one in search of a Ford (The Hsin Ching Lu)* 尋津錄 . Hong Kong: The Office of the “China Mail”.
- Wade, Thomas Francis & Walter Caine Hiller. 1886.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Yü Yen Tzŭ Êrh Chi)* 語言自邇集 3. Shanghai: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London: W.H. Allen & Co., Waterloo Place.
- Wang, Jun (王軍). 2017. *Dongbei Guanhua Yanjiu* 東北官話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iyou Chubanshe 北京：中國石油出版社 .
- Wang, Taiqing (王太慶). 1983. Tongling fangyan jilüe 銅陵方言記略 *Fangyan* 方言 2. 99–119.

- Wang, Weihui (汪維輝) (ed.). 2005. *Chaoxian Shidai Hanyu Jiaokeshu Congkan*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Wang, Weihui (汪維輝), Jae Yeon Bak (朴在淵) & Weijia Yao (姚偉嘉). 2012. Huihuashu “Qizhe yipi xilie” yanjiu 會話書“《騎著一匹》系列”研究 *Zhongwen Xueshu Qianyan* 中文學術前沿 2. 101–118.
- Wang, Weihui (汪維輝), Mitsuaki Endo (遠藤光曉), Jae Yeon Bak (朴在淵) & Takashi Takekoshi (竹越孝) (eds.). 2011. *Chaoxian Shidai Hanyu Jiaokeshu Congkan Xubian*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 2.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Wang, Weihui (汪維輝) & Duoyi Xu (徐多懿). 2020. Xinfaxian de chuanjiaoshi huihuashu *Baikexunshi: Yanjiu jiazhi ji yuyan xingzhi* 新發現的傳教士會話書《拜客訓示》：研究價值及語言性質 *Guhanyu Yanjiu* 古漢語研究 4. 2–15, 126.
-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44.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英華韻府歷階 Macao: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Wu, Xiaozhi (毋效智). 1997. Shaanxisheng Fufeng fangyan tongyinzihui 陝西省扶風方言同音字彙 *Fangyan* 方言 3. 192–205.
- Xinhua Cishu She (新華辭書社) (ed.). 1957. *Xinhua Zidian* 新華字典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Yang, Shifeng (楊時逢). 1969. Nanchang yinxi 南昌音系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9(1). 125–204.
- Yang, Shifeng (楊時逢). 1974. *Hun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Yin, Kai (尹凱). 2020. Hebei Wuji fangyan tongyinzihui 河北無極方言同音字彙 *Fangyan* 方言 4. 497–507.
- Yue, Anne O. (余靄芹). 2018. A hybrid question form in the *Zutangji* 祖堂集 In Da'an He (何大安), Yumin Yao (姚玉敏), Jingtao Sun (孫景濤), Zhongmin Chen (陳忠敏) & Hongnian Zhang (張洪年) (eds.), *Hanyu yu Hanzangyu Qianyan Yanjiu: Ding Bangxin Xiansheng Bazhi Shouqing Lunwenji* 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 206–227. Beijing: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eng, Yumei (曾毓美). 1993. Xiangtan fangyan tongyinzihui 湘潭方言同音字彙 *Fangyan* 方言 4. 295–305.
- Zhang, Hui (張輝) & Tingting Song (宋婷婷). 2016. Chaoxianchao Hanyu Dongbei Guanhua “zhizheng” tanjiu 朝鮮朝漢語東北官話“質正”探究 *Beihua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7(4). 10–14.
- Zhang, Kun (張琨). 1982. Hanyu fangyan zhong shengmu yunmu zhijian de guanxi 漢語方言中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3(1). 57–77.
- Zhang, Kun (張琨). 1983. Hanyu fangyan zhong biyin yunwei de xiaoshi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4(1). 3–74.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27. “Lia”, “sa”, “si’e”, “ba’a” “倆” “仨” “四呢” “八阿” *Dongfang Zazhi* 東方雜誌 24(12). 85–88.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28a. *Xiandai Wuyu de Yanjiu* 現代吳語的研究 Beijing: Qinghua Xuexiao Yanjiuyuan 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28b. *Xinshi Geji* 新詩歌集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上海：商務印書館。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29. Nanjing yinxi 南京音系 *Kexue* 科學 13(8). 1005–1036.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51. Taishan yuliao 台山語料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3(1). 25–76.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68. *Yuyan Wenti* 語言問題 Taipei: Shangwu Yinshuguan 臺北：商務印書館。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2012 [1975]. Rhythm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word conceptions. In Yuanren Zhao (趙元任), *Zhao Yuanren Quanji* 趙元任全集 4, 904–923.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1995. Fangyan zhong de shushengcuhua xianxiang 方言中的舒聲促化現象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5. 172–183.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2002. Hanyu fangyan yichang yindu de fenceng ji zhigu cengci fenxi 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 In Da'an He (何大安) (ed.), *Nanbeishifei: Hanyu Fangyan de Chayi yu Bianhua* 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97–128.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Yuyanxue Yanjiusuo Choubuwei 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On Sound Changes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Adverb “\**Huan* 還”

Yimeng Lin

Zheji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adverb “還” in Chinese, meaning ‘yet, still’, has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across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Hence one gets confused about recognizing them as the same word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nd the history of those different sounds becomes obscu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prov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se pronuncia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pronunciations of “還” in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is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the irregular sound changes resulting from weak pronunciation and the loss of nasal finals. Also, the paper aims to show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adverb “還” in Mandarin. Concluded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recorded from the 16th to 20th century,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the change was initially observed in the Liaodong dialect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developed faster in Northern Mandarin than in Southern Mandarin.

### Keywords

adverb “\**huan* 還”, irregular sound chang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medial vowel, weak pronunciation

通訊地址：杭州 西湖區 浙江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l.i.m\_@outlook.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2月2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7月1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7月2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7月22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4年7月31日